

金庸百年誕辰 香港郵政3·14發行「俠之大者」特別郵票



▲「金庸小說人物II——俠之大者」郵票小型張。

香港郵政昨日（二月二十九日）宣布，將於三月十四日（星期四）推出發售一套以「金庸小說人物II——俠之大者」為題的特別郵票及相關郵品。

查良鏞自一九五〇年代起以筆名「金庸」創作的十五部武俠小說風靡全球，屢次改編成歷久彌新的影視作品。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，不僅源於其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，更在於書中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。二〇二四年為金庸百年誕辰，繼二〇一八年發行「金庸小說人物」特別郵票後，香港郵政於今年金庸百年誕辰之際，再度以

「金庸小說人物II——俠之大者」為題發行一套六枚郵票、三張郵票小型張及相關集郵品，以著名雕塑家任哲的雕塑作為藍本，呈現金庸筆下部分重要小說人物的全新形象，紀念查良鏞的超卓成就。

「金庸小說人物II——俠之大者」特別郵票的一套六枚郵票及兩張十元郵票小型張，分別展示八個家傳戶曉的金庸小說人物，包括《射鵰英雄傳》的郭靖、歐陽鋒和黃蓉，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沖和任我行，《天龍八部》的喬峰，以及《神鵰俠侶》的楊過和小龍女。



▲「金庸小說人物II——俠之大者」特別郵票及郵戳。

太極



柏林漫言 余逾

第一次在柏林聽到關於太極，是從兒子他們學校。我跟兒子一起瀏覽新學期的課外興趣活動組，看到「Tai Chi」的字樣我著實吃了一驚。兒子覺得我有點大驚小怪：「太極班的老師就是我的班主任，有時候我們的體育老師缺席，他就會帶著我們打太極拳。」

兒子說着還像模像樣地比畫了一下。原來，兒子的班主任老師，這位五十來歲的英國大叔，是位資深太極拳愛好者，並且在學校裏極力推廣太極文化。

此後我注意觀察了一下，發現柏林喜歡太極的老外還真不少，大大小小的太極活動組織也到處都是。這不，新一期的太極新生班都開到我們家樓下的公園。經不住熱情滿滿的鄰居極力邀約，我也成為了柏林太極拳活動的一分子。

我們的老師是一位精神奕奕的中國大姐薛老師，她在柏林已有相當多的華人和德國「弟子」。第一次上課見到她，她身穿中式襯衣和闊腿褲，頭髮梳得整齊又利落。她筆直的身板顯得格外精神，後來聽說她從小習武，難怪一身英氣。

我們的這個新生班有五位同學，三位華人朋友，和兩位德國人。大家互相簡單介紹以後，我們便開始了熱身。在薛老師的帶領下，我們開始從小關節到大關節活動開來。可能因為這些熱身動作都來自一些武術或者太極的基礎動作，和平日看到的健身房的熱身動作很不一樣，這吸引了公園裏的人圍觀。

早上忙着上班顧不上停留

的，一直回頭邊看邊走；遛狗的和「遛」小孩的人們停下來駐足觀看，笑謎謎地，一臉期待地看着我們，耐心地等我們正式開始做動作。

這是我們的第一堂課，薛老師給我們詳細講解和示範了太極二十四式中的第一式「起式」和第二式「左右野馬分鬃」。不難想像，就是我們常見到打太極的師傅如何抬腳、半蹲、緩緩側身邁步的動作。讓我和同學們吃驚的是，這些看似緩慢又簡單的動作背後，竟然有那麼多的細節和要點。

薛老師在講解動作要領的過程中，詢問了我們幾位同學平日的運動習慣。同學們大都有日常堅持的運動，有練瑜伽的，有跳舞的，也有長跑的。薛老師根據不同的運動，用其相關的術語去解釋在太極中「同理」的關鍵點。比如說健身中經常強調的「收緊核心」跟太極中動作的穩定性密切相關，而一些轉動關節的動作跟跳舞的同學所了解的「外開」也是一樣的。如此的類比，讓每位同學都更加容易理解老師所說的動作要領。

後來薛老師告訴我們，因為在柏林做各種運動的人群都很多，所以她也特意抽空去參加各種形式的運動，想辦法把不同的運動和太極的招式聯繫起來。這不僅成為她特有的教學方式，相輔相成的，更成為她深度了解運動和人體的渠道。

薛老師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，一堂課下來班上的兩位德國同學也受益匪淺。他們不光對太極充滿興趣，更對課堂上提到的武術、氣功等等中華文化也充滿好奇。文化輸出，柏林的太極師傅們應記一功。

東京建築的現代一面



流動空間 方元

東京有多個面孔，既有傳統的一面，也有現代的一面。我從震關地鐵站出來，沿着櫻田路邊走邊看。街道的兩旁都是些四四方方的、現代風格的大樓。看着、看着，眼前突然跳出一個問題：東京是日本式城市嗎？

所謂「日本式」，即是日本的風格。一座城市的風格會通過它的建築反映出來。以人們的常識來說，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，當然、應該、理應是日本式城市。然而，震關的這些「方盒子」大樓看上去更像是美國城市裏的建築。

震關是日本中央政府機構和國家議會的所在地。不過，在震關你不要期望會看到像京都那樣的古建築。這有一個歷史的原因：東京作為日本首都的歷史不是很長。它是繼奈良和京都之後，日本的第三個首都，建都至今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。與北京相比，東京算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首都。

東京的前身是江戶。劃分兩者的時間分界線是一八六八年，在此之前它是江戶，在此之後它是東京。這一年也是建築的分界線。在此之前，日本的建築是以中國為師；在此之後，日本改換門庭，轉向歐洲拜師。

從建築的外貌上看，東京比它的歷史更年輕。這是另一個歷史原因造成的結果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兩年，美國軍機對東京進行了一百多次轟炸，使它幾乎淪為廢墟，而現在人們在東京看到的建築，大部分是在二戰以後重建的。這便是東京看上去如此年輕的緣故。

在戰後的城市重建過程中，由於日本深受美國現代主義建築的影響，因此在今日的東京，美國風格的高樓大廈比比皆是。不過，我去震關的目的不是看那些二戰後建的「方盒子」，而是要找一座在美國大轟炸中倖存下來的巴洛克式建築——日本法務省本館。

東京並非沒有傳統的日式建築，例如遊客熟悉的皇居、淺草寺、神田神社等，它們代表的是江戶時代的建築藝術。而法務省本館代表的是東京時代的建築時尚。它既不是日本式，也不是美國式，而是德國式建築。

法務省本館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推行西化政策的產物。一八六八年，江戶升格為京城，改名為「東京」。由於國家行政機構由京都遷到東京，因此需要在東京新建一個中央行政辦公區。負責這項宏偉計

劃的是外務大臣井上馨。為此他成立了臨時建築局，並親任總裁。作為推行西化政策的急先鋒，井上馨的理想是：「讓我們把日本變成一個歐式帝國，讓我們把日本民眾變成歐式人民，讓我們在東海建立一個歐式國家！」所以，東京建都伊始，目標便是要建成一個歐洲式城市，而不是一個日本式城市。

為了在東京樹立一個西化的樣板，井上馨力主採用全盤西化的建築設計。他先向英國求賢，碰壁之後轉向德國，從柏林請了兩位建築師——恩德（Hermann Ende）和伯克曼（Wilhelm Böckmann），來東京為中央行政區做規劃和建築設計。同時，他還派遣日本的建築師和工匠去德國學習各項建築技藝。

一八八六年，井上馨和伯克曼擬定出「官廳集中區計劃」，選址就在震關。按照這個規劃，中央政府的辦公樓（官廳）集中建在震關的幾條大街上。現在的櫻田路即是當年的一條官廳街，法務省本館是這條街上最早的一座官廳。然而，由於井上馨推行西化政策操之過急，因此引來社會各階層的反彈，甚至在內閣同僚中也有怨言。當時的農商大臣谷干城就痛批「官廳集中區計劃」的歐式設計是「偽裝成文明開化」。

翌年，井上馨在政治上失勢，伯克曼所做的宏偉計劃隨之夭折，恩德設計的法務省本館也不得不半途停工。一八九〇年他們被日本政府辭退，黯然回國。

雖然「官廳集中區計劃」失敗了，但它培養了一批人才，為日本建築現代化的成功打下了基礎。在恩德和伯克曼離開日本五年之後，他們的弟子妻木賴黃完成了法務省本館的工程。此後，留德的海歸派人才以妻木賴黃為核心，形成日本的德國建築學派，在日本建築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

法務省本館是一座黑瓦屋頂、紅磚牆面的大樓，與那些灰白色的「方盒子」建築站在一起，顯得格外醒目。它顯示了德國建築風格由文藝復興向新巴洛克的轉變。而對於日本，它象徵着由亞洲國家向歐化國家的轉變。井上馨深明建築的政治美學，有意利用宏偉的歐式建築來為他的西化政策做宣傳。

在一九四五年美軍對東京的大轟炸中，法務省本館遭到了嚴重的損壞。如果說，在建成時它象徵着西化政策的勝利，那麼在轟炸中倒塌時，它象徵着日本西化之路的一次重大失敗。今日人們看到的本館是一九九五年重建後的成果。它在內部做了現代化改造，在外觀上恢復了恩德設計的原貌。

儘管這是一座一百三十年前的建築，但它仍讓我感受到當年日本在與中國進行現代化競賽時的緊迫感。由於我研究過中國近現代西式建築，因此對同時期的日本西式建築很感興趣。當井上馨在東京勾畫歐式城市藍圖的時候，李鴻章正在中國推行「洋務運動」。在他的幕僚中亦有德國顧問。在晚清時期，德國建築師亦在中國留下印跡。

中日兩國在十九世紀引進西方建築技術時，由於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應對方式，因而對本國的建築現代化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和結果。今日在青島、天津等地，人們仍能看到一百年前德國人規劃的街區和設計的建築。不過，當年在中國並沒有像日本那樣出現一個德國建築學派。

在東京的多個面孔中，震關是它的現代一面，而法務省本館是震關的歷史一面。在我看來，這座紅磚大樓的歷史內涵比它的建築外表更吸引人。它見證了日本在西化道路上的成功、迷失、挫敗和再生。它的重建為日本人提供了一個反省反思的歷史空間。



▲東京法務省本館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巴洛克式建築。

老牌「回力」



人與事 延靜

我從小喜歡足球，更喜歡名牌「回力」的製品。媽媽寵着我，好不容易給我買了一雙「回力」球鞋，我愛不釋手。大約一九五〇年，全國舉辦足球比賽，東北賽區被安排在北京先農壇賽場。當時先農壇賽場在北京以至全國是最優秀的。記得東北隊很強，賽了幾場，一球未失。它的二道很有名，叫方鈞秋，我至今還記得。

在先農壇比賽，我們初中生被派去站崗，維持秩序。那時足球比賽很少，而觀眾人山人海，不維持秩序不成。我穿着媽媽給買的「回力」球鞋參加了站崗，心裏很是欣喜。媽媽給我買一雙球鞋也不

容易。她省吃儉用，既照顧爸爸，又拉扯孩子長大。她也知道「回力」是名牌，很久買不起。

「回力」是個老牌子，歷史悠久，除生產足球、籃球、排球外，還專門生產球鞋，全國聞名。至今五光十色的北京王府井大街高高懸掛的「回力」匾額，還在我的記憶之中。

不巧得很，剛剛小朋友還讚賞我穿的「回力」球鞋，一球飛來，我回了一腳，鞋帶斷裂，縫製的表面出現裂紋，我不好心疼。

現在，七十多年後的今天，科技已經發展到高水平，體育用品，不，各種各樣用品，琳琅滿目，任人挑選。我最近買了一個助步器，就是「回力」生產的，看來生產是擴大了。「『回力』，我們又見面了！」我心裏說。



如是我見 管淑平

春天是在何時來到我們身邊的呢？是草坪裏一叢微黃伴淺綠的新芽，還是枝頭抽出的第一枚新葉，或者是新燕自在歡歌怡啼，還是春雨霏霏潤澤草木；我覺得，只有聽到驚蟄的一聲雷響，才能確乎感受到春天湧動的氣息。

驚蟄，是動態和立體的。一聲春雷，就像是對春天真摯的告白。雷聲通常都是伴着雨水而來的。童年居住農村，在驚蟄時候，是會有一兩場春雨落下的。貴如油的雨露，是莊稼的生命之源和希望。農戶在田間種下的秧苗，需要一場春雨的澆灌，才能茁壯成長。而且草

春雷春雨天地新

木返青，也需要雨露滋潤。春雨淅淅瀝瀝，雷聲時而作響，正在對着春天歌唱。春雷與春雨的默契合作，包含着對春回人間的喜悅。

「微雨眾卉新，一雷驚蟄始。田家幾日閒，耕種從此起。丁壯俱在野，場圃亦就理。」這正是驚蟄時節最鮮活的景象。小雨撲簌，春雷驚天，農人們從閑逸中抽離，投入到耕作的忙碌。打着鋤頭，去田間開墾和翻耕土地，只為了讓農作物安心棲居和生長。一棵翠嫩的芽兒正冒出腦袋，一簇簇的新綠都前呼後擁擁湧進春天的懷抱，這是雨露的呼喚與發力，欣欣向榮正是春天。

驚蟄也被稱為「啟蟄」。相傳，漢景帝時，人們為了避諱皇帝的名字，將「啟」改為意思相近的「驚」字。西漢戴德在《大戴禮記

·夏小正》中有云：「萬物出乎震，震為雷，故曰驚蟄。」而從字面體會，就是蟄伏冬眠的動物紛紛從巢穴裏甦醒，呼吸着春天的空氣，接受着第一縷春雨的洗禮。因此，在古人看來，驚蟄就像一聲打在天地間的槍響，那些秋冬草木凋零時進入冬眠、昏昏沉沉的昆蟲與走獸都醒轉過來，忙着外出活動。

驚蟄至，也到仲春時節，氣溫會明顯回暖。白晝一天天變長，夜晚慢慢地減短，但又沒有夏天的酷熱與燥烈，是難得的一段好時光。溫暖的陽光慢慢在大地鋪開，春水碧連天，暖風花草香。

春天宜出門走走。春風輕柔，微微拂來，不論是漫步還是爬山，都能讓我們身心舒暢。春意融融，我們都在其中。